

北史

列傳

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6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75
16

北史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

曾孫

宇文貴

子

惟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兼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為別將從余朱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方侯醜奴方侯道洛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賀拔



藝川電風
氏周向甲甫



010190559705

岳周文帝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驪馬及秦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為敵所乘。弼將共麾下九十騎橫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士鼓噪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隕絕於地。視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兼性沈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即舉哀。比塋。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遂以為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臥疾。基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岐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後襲趙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元年。出為梁州總管。時渠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至州綏撫。竝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慨慷有志。

暉

衍

綸

寬

樹

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為聘齊使主卒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翟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弼弟樹字雲傑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介朱榮破元顥榮誅隨介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樹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縣子尋為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

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鞞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知樹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樹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為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為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王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為刎頸交後更折節就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為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

動

文昇不足為意。今率眾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竝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勤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為不可。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眾。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為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眾謀逃。其

護下脫兒字

隋書有詩

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邢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恠之，以告太守趙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眾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敗，將還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

以廓清天下爲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爲魏公。設壇場卽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復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頊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竝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揚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竝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欵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爲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竝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滿將發。密遣壯士

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竝釋而慰之。於是詣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主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綬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僞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與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廼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弒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旣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

交易。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醜、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頊爲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

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卽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旁乞鐵忽。因梁合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義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牧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竝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爲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

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上儀同及善弟愷誅竝廢于家善未幾卒穎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沒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賢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共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趣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籍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

形

也作忻可

愷

敗及平鄴以功遷上柱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眾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龍顧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頴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多有器局諸兄竝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爲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僕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之旣而上建仁壽宮有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

決渭水達河

大帳

文

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為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將為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初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亦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

明堂議

修十四步
其四分一則
三度半

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合堂修十四步。其博。並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十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並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

白。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周夏。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亦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尺。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

堂壁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堯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鳴尾。其門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制。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宮。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

間以應碁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
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
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
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毀破之餘
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竝，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但祖宗
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
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譔，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
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
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
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
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

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祖元
以良家子鎮武川，代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勳，
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騎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
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後崇岳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
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禽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岳爲侯莫陳悅
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爲悅
守。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卽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先知
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
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從禽竇泰，復弘農。

從

隋又大業
初聞恐
有腹誤

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
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太宗伯。大司
徒。保定三年。從武帝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
人常昇曰。吾比日聞卜筮者。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
是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
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
儀。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率眾守
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
詔流配嶺南。芮弟頴。

頴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
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道擊龍泉文
城叛胡。頴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頴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
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
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頴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脇為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
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
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
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歸附。
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
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頴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
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頴為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
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頴入朝。上與言及平
生。以為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

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卽位。頴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頴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氣度。初事尒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木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閭。素相友善。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合定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縷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羌符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崇弟瓊歷位荊州總管。上柱國。封修武郡公。瓊弟愷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愷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喻。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真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甚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

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

謙字敷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善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劔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帝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謙所署柱國達奚善勸。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彝等。眾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善等諸軍聞睿將至。眾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珽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善虔密遣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善虔之反已也。竝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眾逆戰。又以善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善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善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眾竝散。阿那肱尋亦被誅。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才名自取。密遭風雲。

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
 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
 性輕狡終致傾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
 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
 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槩夷戮非為不幸愷學藝兼
 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
 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
 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
 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追馬得長坑
 之俊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
 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匡社稷
 雖忠君之效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介朱榮
 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
 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
 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
 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
 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
 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
 錄之於左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
 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
 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
 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
 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
 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子謹使持節柱國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為八柱
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淮安王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
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北州諸
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遵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
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
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
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
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為十二大將軍每大將
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

可見魏末
制

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
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
月簡閱之甲槊戈弩竝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
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竝
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
無所統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
望素在諸公之下竝不得預於此例

昭和十五年十月三日了此日小雨午後歇余前日未微恙

大將軍大都督少傅... 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聖素亦請公之平並不許... 無也... 不亦... 必... 且... 營... 二人自... 門...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 子勸 孫誼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子榮定 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祥

權景宣

王盟字仲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珽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罷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

魏州世風 氏國南苗

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介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勸，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勸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勸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勸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勸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勸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平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為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竝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

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卽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勇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

洛州

須遠任。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郢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王。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因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

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暮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公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

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侯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

所獲信既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介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表賜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灑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旣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穎豫襄廣陳留之地竝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灑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卽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

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命定舉兵反。詔信討之。命定尋為其部下所殺。而命定子弟仍收其餘眾。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為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贈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隋。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啟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官。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啟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武又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誥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為嗣。及齊平。

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師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為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隋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為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城。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陁。幼聰慧。善騎射。以父封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

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隋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武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勲，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祈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名隨軍及余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竝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余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四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別封真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

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於灤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翹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恥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旣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嘗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啟戎行得一覩誅剪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

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為相國百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為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為魏文帝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依飛中大夫。其妻則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侯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為

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為之廢朝令率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賜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為南郡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勲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狗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為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以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在國

抗

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恡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皇中。襲爵陳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旣與梁通好。行

李徃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竝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為同州，仍以祥為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故讓繁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龍縣侯。後襲

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環開

府儀同三司、宣揚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

軍、追封清都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

公。竇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竝著政績。

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

遂世為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

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

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遷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

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

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

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

還

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爲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鑿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鑿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詧，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

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瑯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尚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塲，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

北史卷之十一
十一

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部會荆蠻騷動三鵠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下澧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旣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尅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

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竝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王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破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狐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娒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

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遣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尅捷。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擣，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訶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卽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而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

詩

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壁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慕容良慕容良棄軍走其本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常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口詎知今早樹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剋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遣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勲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當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為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眾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退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入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為作周文書招募得

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眾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陽。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竝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躡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王。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眾。迺與英書。僞稱道王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治於是。應禮安。隨。竝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

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爲人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湏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竝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械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清郡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詎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干

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温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竝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尅之效亦足稱云爾

昭和十五年十月五日停晴此日午時防空演習終了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終



民書局藏

列傳第五十

王罷 孫長述

王思政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連

王執 宗連

王罷字熊罷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罷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罷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罷為長史執政者恐罷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罷為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罷故當可用及尅硤石罷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羗反叛乃拜罷冠軍將

統

及古則 廷

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
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
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
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
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
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
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
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
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
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
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
曰汝輩皆死而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

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
舉羆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
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霄濟襲
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
便袒身露髮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
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
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
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
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

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太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良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

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其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郎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

大

汪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
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
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長述因執
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
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脩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
其能頗加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
之贈上柱國吳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
文楷起部郎

疑是陸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
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
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
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
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
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
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
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疆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
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
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
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
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
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携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
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
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
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已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

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中。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調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大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

受

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已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繼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糧，洹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末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上山，復中矢而斃。禽末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末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

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貴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侯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侯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

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呂陵、始叱奴與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進壽。開平林舊道。迴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先管拒守。迴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嶮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撝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爲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

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
 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
 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
 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
 及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眾度河。諸
 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
 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迥為大右軍。轉大前
 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
 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鄭國公韋孝寬
 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
 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
 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
 是眾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昭
 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
 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走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洛
 貝趙真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
 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
 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
 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蕪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
 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
 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邲
 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
 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
 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悉。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迥又遣

州

生兵法
大
通也

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
 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
 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荻府刺史烏丸
 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州青齊莒兗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
 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眾號八萬軍於藩
 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
 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眾十萬人入武德軍於心
 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頴馳驛督戰惇布
 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
 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
 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
 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
 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
 觀者如堵高頴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眾大
 敗遂入鄴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
 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
 衍追及之並為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
 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感於後妻王氏而諸子
 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等為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
 齊人達等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於
 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
 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為宣帝
 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
 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迴從孫庫

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綰百匹迴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弟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

運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

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諫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官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頗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

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郟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灌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吳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碍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讎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

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與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瑩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加以玄冠對使。未知

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連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視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遣改。更散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處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

然乎。請與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晚有科謬。便道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庶之盪。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而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羅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從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寅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軟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

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
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
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
事。卒於官。

善算術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
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
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
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

周文稱善
之狀
如見

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
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
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
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秦擒
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

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

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胃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

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各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環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盪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恩。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緝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儉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邇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廼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

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將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彊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

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宮。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惇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按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讐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逃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家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受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咀，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高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饒，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因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

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二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可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智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字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郟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尅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

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

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雅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父祐秦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椽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

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惡。迴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岷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

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主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其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濶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

